

《故人书简》是黄裳先生整理与其交往朋辈书信而成的书，他是著名藏书家，又曾经做过记者、编辑，结识的大师名家甚多，书简涉及的故人绝大多数也是我感兴趣的对象，这里谈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先说沈从文。沈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人生有很多的传奇，这书一字未有涉及，只是特别提到沈作为书家的事实。沈的书法网上都能搜到，写得的确不是一般的好，想来会给很多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以新异之感。另外提及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需要重换彩图200幅，因为这些图只有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才有，而要用这些资料，对方提出了一定的费用，一幅大概要三五十块钱，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给了钱，他们的学术著作却抢先运用了那些珍贵的图片资料，对此，沈先生的态度是“无可奈何”。

第二个人物是叶圣陶先生。叶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慈眉善目

## 书信里的名人

□吴兴林

的模样，写文章或是表达观点都是平易如水的风格，但是从所引的书简里，可以读到叶的另一面。1939年的一封书简中，叶对马一浮办复性书院的事发表了自己观感，虽然佩服马的风格，但却怀疑他的主张的实际意义。并在另一封信里说：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对马先生，叶的看法还是有节制的。但对老友丰子恺的画风，则直抒己见，并不认可，认为在抗战时期，丰的画风“于此似不甚相称，然经过这回播迁，或许风格一变。”“彼虽画一起武夫，仍令人觉得是山水中人物，此殊非宜也。”再如对老友郑振铎抗战中在上海发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惊为国宝，电请重庆教育部门拨重金购买一事，批为“不知大体”的表现，“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

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读这些话，叶先生的刚直风貌如在目前。作者与俞平伯先生的交往比较密切，他是国内有数的大藏书家，手里有很多珍贵的古籍版本，给予研究者大的方便，如他提供给俞先生的周清真、姜白石的词集，都是难得的本子，他提供的《裁物象斋诗钞》，对俞研究《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熟悉俞的人都会关心他对红楼梦研究的看法，从作者提供的书简里我们看到，俞先生持有的观点基本还是上世纪20年代的，80年代初期，他认为“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并且说，“红学一名本是谐虐，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先生讳言

年对红学研究还是关注的，毕竟经历了那场大的风波，他不可能对所谓红学界的动态漠不关心。值得一提的是，那场风波后，对他错误批判却一直没有正式平反，虽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过庆祝会，而且当时的院长胡绳也出了场，但都是形式上的表示。我在《俞平伯的后半生》那本书里见过这次活动的照片，胡绳和钱锺书先生都到场祝贺，而俞的表情似喜似悲、很不分明。钱锺书先生也是作者的故交，钱先生曾说，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其实他的低调和严格的去取，是需要用心体会才可以见出的。比如1962年3月给作者的一封书简中提道：弟数年来兼一外文职务，未能专以所中研究工作。其实说的是他担任的毛选及诗词英译工作，这是他一生讳言

的一件事。写于1979年的一封书简对黄裳提及李释戡的时候，顺带表示了不满，李释戡其实是钱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的故人，新中国成立前钱先生在上海有那么一帮圈子里的人，但是那段历史中——包括抗战期间——夹杂有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对此，先生保持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愿多提甚至压根就不愿提那时候的经历。再看1950年春两人在北京的会面后的一封书简，大概当时谈了很多话，黄身份是记者，钱在书简里特别交代，“如有报道”，希望将对话时他表达的意见“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对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钱先生是有自己的体会的，但同时保持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纳入对建国初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体研究的范围。

个人认为，私人书信，包括日记、笔记里保留了很多原始资料，可以让读者对历史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人物有更贴近的现场感，翻这本书，于细微处时时会生发这种感觉。



《笑的风》

王蒙 作家出版社

上世纪50年代末，贫农高中生傅大成在春天的一个夜晚，忽闻风中传来女子银铃般的笑声，写下一首诗歌《笑的风》。小说所述时代跨60载直至2019年，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特征和社会氛围，通过主人公的两次婚姻经历，揭示了时代变迁带给一代人思想、情感和命运的震荡。



《阅读的故事》

唐诺 九州出版社

本书以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的片段开启每一章的话题，探讨书籍和阅读的本质困境与种种迷思。涉及阅读的各种面向——阅读的时间、开始、代价、方式、记忆、限制、意义、困惑等等。唐诺帮助读者解决阅读中遭遇的各种难题，并与文学大家共同分享探讨阅读的欣悦与困惑，以及阅读所能唤起的千般感触。



《网上遗产》

[英]伊莱恩·卡斯凯特  
海峡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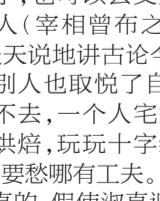
在我们死后，在网上的私人信息会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遗产：“数字遗产”。数字时代让人们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和悲伤都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渴望保留回忆，也渴望保留某种程度的隐私。作者记录了人们在处理“数字遗产”时遇到的种种困境，用无数触动人心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思考在数字时代的记忆与爱，死亡与不朽。



《失败笔记本》

[阿根廷]尼古拉斯·迦科波恩  
中信出版集团

小说家巴勃罗因为写不出满意的作品而转向电影编剧，意外大获成功。他被著名导演圣地亚哥囚禁在地下室写作，两人合作的影片，接连两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圣地亚哥逼迫巴勃罗再写出一部杰作，眼看交稿死线节节逼近，巴勃罗该如何无中生有，成功脱困？



《烧纸》

[韩]李沧东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的11篇短篇小说都是以城市边缘人和小人物为关注点，聚焦于两类题材，一类是朝鲜战争及南北分裂、光州事件等社会现实所造成的伤痛，一类是韩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李沧东的作品有一种逼真的写实感，如同他的电影那样深刻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寻找被生活隐藏的真实。

## 感受四季之花

□陈健全

加之搭配手绘的彩色花卉插图，读起来甚是轻松自如。

书中列为春花之首的不是梅花，而是一种寻常野花——东北堇菜。提起它，我还是去春于武大校园识得的呢。那天清晨，我于珞珈山下散步，就在枫园的杜鹃、枸骨绿篱下层，一簇簇结构精妙的蓝紫色小花惊艳了双眼。可巧，遇一位老师，一边拍着花一边告诉我说：“除了早开堇菜、紫花地丁，这是武汉最本土的长萼堇菜呢！”出神望着，遐思中，又想起川端康成的《古都》，就是以两棵开在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开头的。千重子望着它们想，上面和下面的两株紫花地丁是否知道彼此呢？不愧是大家，他用这两棵娇小的春之花制造出一种既明媚可人而又怅然若失的气息，让人觉得小说中惜花的女孩尤是亲近可感。

夏花中，头一个牵牛，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朝颜。它可谓

儿时最熟识不过的乡野之花——喇叭花，总是在夏日清晨悄然绽放，花瓣上托着露珠，惹人怜爱不已。美无国界。从古至今，植物交流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只是随着引进、输出的进程，花的表情和性格也丰富多姿起来。书中讲到，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花有鸢尾、桂花、秋牡丹、石蒜、山茶花、水仙、腊梅，还有药用的瑞香、牵牛、菊、梅，等等。比如，本来以药草身份传入日本的牵牛就成了观赏植物，这正体现了园艺家的改良精神。有趣的是，提及日本牵牛花，齐白石大师曾在一幅《牵牛花图》上题款：“京华伶界梅兰芳崇尚牵牛花万种，其花大者过于碗，曾求余写真藏之，姚华见之以为怪，谑之，兰芳出活本与观，花大过于画本，姚华大慨，以为少少见也。”不过，话说回来，碗口大的牵牛，如非亲见，实在是难以置信的。

关于秋花，人见人爱的佩兰、

龙胆、秋海棠、菊花等之外，作者特地提到山茶，分为三种：秋天开的叫山茶，冬天开的叫寒椿，春天开的叫春山茶。如果把这三种山茶栽在院子里，就从10月到来年3月都有花可赏了。读过的川濑敏郎《一日一花》中，从上一年12月到次年3月都有山茶花可插，那些山茶花在他的书中统称为“椿”。关于椿的文艺作品，最惊艳的，可能非黑泽明的《椿三十郎》莫属。心怀祸心的黑藤宅院叫作椿屋，院里种满红山茶和白山茶。花开之时，繁花满枝，一朵朵落花会被溪流漂到隔壁的院子里。三十郎带领九个武士藏身于隔壁，商量如何营救城代家老。邻居的溪水从墙下流过来，花儿也从墙头探出，如此花红月圆的两个院子却杀机四伏。家老都被敌人抓走了，睦田夫人和女儿还能气定神闲地讨论干草清香和花的美丽，且想出用水流茶花代替举火为导这么浪漫的办法。端的是佩服，

也只有黑泽明能把剑拔弩张与清和美好结合得如此精妙。

至于冬花，书中除了熟识的水仙、寒兰、蜡梅之属，还列福寿草为新年的吉祥花，这倒是让我长了知识。只是，作者在书中讲《万叶集》共有歌4500余首，提到166种植物，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诗集。猜想，他可能没读过中国的《诗经》吧，因为《诗经》305篇就涉及138种植物了。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在春天，读了《四季有花》，更对书中隽语深以为然。因为，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历史，我们只有慢慢去了解，感受它们的存在，才能真正做到亲近自然。诚如作者所言：“皈依自然才能企盼完整的美，遵循秩序才会得到安泰之美，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能够实现纯正之美。”想想，可不

## 家书里的“读书经”

□杨 谒

五一假期，读《清代名人家书》数种，发觉训诫子弟好好读书是名人家书里最常见的内容。窃闻大盗袁世凯也有数次说到读书。在一一封家书里，他向叔叔汇报自己读书的情况，字字句句全以功名为念。在另一封家书中，他要长子好好读书，原因则颇“有趣”：那时节袁仕途遇挫，仅为一未得缺之候补道，一日与湖南巡抚吴大澂相聚，吴拟把长女许配给袁家大公子，袁属仰攀无疑，于是赶紧写信给夫人说：“须教训大儿，以后当格外勤习中西文字，并练书法。盖乃岳系名翰林，所书篆隶，当代推为第一，若小子胸无墨，何颜作彼家之娇客？”

曾国藩主张读书宜守“恒”“专”二字。他在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家书中介绍自己发誓终身不间断的课程有三：每日用楷书记日记，每日读史10页，

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再次致信其弟，介绍读经、史之法，他说：“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他在给温甫六弟的家书中强调：每日功课不要定得太多，太多则不

专。如果是读《史记》这样的书，就得读熟，那段时间里不要再读其他书。如果每天都限人以功课，别人不情愿，即使照着课程做，也没有益处。

彭玉麟受曾国藩影响较大，他主张读书宜“细”宜“专”，他在《致弟》一札中说：“余前遇曾帅，尝语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他在《致蛰蛟弟》一札中说：“读书当如刺绣，细针密缕，方见工巧。若一编在手，随意乱翻几页，钞摘几章，则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为学又不可求速效，能细心横虑，便有郁积思通之象。”

他说《愚公移山》这则故事，是赞扬愚公之智，而非讥笑其愚，“是以聪明多自误，庸鲁反有为耳。”

郑板桥认为，读什么书当有精当之选择，与什么人做伴读书

亦当有所选择。郑板桥在焦山读书时，有一回其弟郑墨写信问他：一个人独处山寺中苦学，又无相伴之友，为何不回家？是什么让你如此流连忘返呢？板桥回答说：可以与自己切磋的读书人凤毛麟角，自己之所以躲入山中不回家，是为了“避友计耳”。板桥认为：滥交招损，宁愿孤陋寡闻；与其求助于今友，不如私淑于古人。

也许有人会说，古人那些读书经，算不上什么秘诀，此话不假。现在要紧的是：知道了这些称不上秘诀的“读书经”后，是否愿意即日实施终身奉行？读了书明得理之后，是否愿意“知行合一”？



八十的女性了。

假如朱淑真明白了这一点，她的后半生是否就不那么灰暗呢？当然！朱女士还是可以把独居的小日子过得多姿多彩的：她可以侍奉父母，把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可以协助嫂子料理家务，给侄子侄女们上诗词课，成为兄嫂日常生活中的好帮手；也可以去文朋诗友例如魏夫人（宰相曾布之妻）那里走走，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一天一夜，愉悦了别人也取悦了自己；就算哪儿也不去，一个人宅家里也可以做烘焙，玩玩十字绣或者莳花弄草，要愁哪有工夫。

真的，假使淑真调整心态，改掉心窄的毛病，她完全可以收获一个平安喜乐的后半生。为何？因为此时朱氏最坏的结局，顶多就是一直遇不上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像赵明诚那般的出众男子，可那又怎样呢？朱淑真已然明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持有如此豁达心境的才女，我们实在不用担心她的未来了。

可惜淑真当局者迷，身边又没个明白人来指点一二，所有不利因素凑在一起，终于酿成了过早凋零的悲剧——这不免令900多年后的读者惆怅不已，恨不能穿越回宋朝给她几句忠告。

## 也谈朱淑真

——话说历代才女之三

□张 芳

的词作。先看朱淑真这首《减字木兰花·春怨》：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构思精巧，结体严谨，婉丽抒情的笔调写尽了一名女子在寒冬之夜孤寂难眠的苦闷。不过也有遗憾。缺憾是词的基调过于伤感，心境平和时读它还无妨，忧郁时读它简直雪上加霜。

再来看李清照的《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

这首更见功力吧？不止创作上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而且同样写离恨，女主人公的忧愁怨恨是有节奏的。一开始她也孤单也愁病，可是吃完药，她仍记得卧看冉冉映在窗纱上的残月，这时痛苦就减轻了一两分；然后翻翻闲书，听听门前的雨声，痛苦又消失了一半；这还不算完，她看看门前的桂花树，觉得花已含苞多日，不久即可享受到淡雅的花香，此时她就差不多忘掉

痛苦了。这样一首蕴藉旷达的好词，谁会不喜欢呢？

现在我们大致看出清照词胜出的理由了。李词的高明之处主要应该是，较之于朱氏逼仄的词境，李氏开阔疏朗的词境更能赢得读者的心。词境源于心境，追本溯源，事实上又是李清照那种虽多愁善感，但同时也通达理性的性格使得她稳坐了大宋第一才女的位置。填词这件事，写到最后比的竟然不是技巧，倒是一个人的阅历、胸襟、气度或者性格，这个发现让我沉吟了好一阵子。

那么，如果朱淑真改掉她比较任性、遇事执拗钻牛角尖的毛病，她的创作水平能否有大幅度的提升，最后达到与李清照作品势均力敌的程度呢？——极有可能。

假如真这样，朱女士不但在艺术上能得到长足的进步，而且我估计她的人生也会因此改写。

朱淑真不得志的一生，古典诗词爱好者们都并不陌生，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朱淑真，北宋末至南宋初人。出生于仕宦家庭，少女时期曾有一段美好恋情；继而父母主婚，与一俗吏结合，终因情